

第三十八章 齊月隱藏的祕密

回到豫王府，三人下了馬車，蕭月蘭看著蕭隱便想到自己做的傻事，而今要姑姑去收拾爛攤子更覺得羞愧，沒說什麼話就先告辭走了。

蕭隱挑起眉頭道：「突然又變成了悶葫蘆！」

「王爺也別說她了。」陳瑩道：「如今發生這種事她也難過，想必過陣子才會好起來。」

只怕她最近也不會去宮裡，畢竟去了，與趙括抬頭不見低頭見，這樣的尷尬，憑著蕭月蘭的性子怎麼處理得好？

想到趙括，陳瑩四處看一看，拉著蕭隱走進屋裡，低聲道：「我擔心皇上與殿下說了，殿下會十分不高興。」

「高興的話，那他就是傻子了。」蕭隱好笑的道：「要是妳，妳會高興嗎？」

「我當然不會高興，但我不是太子啊！」

聽到這話，蕭隱眉頭擰了擰。

「殿下會不會報復？因為這樁事情百姓們或許都知道，今年上元節，殿下不是還去接你們了嗎？他付出得多，肯定會覺得不甘的，這也有損他的顏面……」

見她嘴唇一張一闔的，不時露出雪白的牙齒，蕭隱低頭便吻下來。

男人真是做事沒有章法，她好好的同他說正經事兒，他卻完全沒放在心上！

陳瑩有點惱，推開他道：「王爺，您就不擔心嗎？他將來可是皇帝！」

「那妳說了就有用嗎，最後還不是要交給本王處理？」蕭隱將她又拉進懷裡，「妳還是好好做些該做的事情吧。」

這是看不起她是女人，不讓她管了？

陳瑩拿拳頭捶他，轉身要跑，蕭隱卻將她一把橫抱起來。

這等架勢看著便是要做些什麼，奴婢們遠遠站著，一個個都撇開了頭。

石燕疾步到門口將門關起來，隨著咯吱一聲，裡頭就嚶嚶哭了起來……

陳瑩除了哭好像也沒有別的法子，這男人恐怕一直惦記著昨日的事情，才不顧這大白天的就要了她，且比起昨日還要凶猛些。

陳瑩一會兒躺著，一會兒坐著，被他折騰得不行，哭聲越來越響。

男人低頭安慰她，慢慢收住勢頭，然而只過了一會兒又騎馬上陣，好似風雨忽停忽起、斷斷續續的。

時間越發的長了，到最後陳瑩也哭不動了，只望他能快點結束。

誰料哭聲是沒有了，卻漸漸響起低吟，抑揚頓挫，叫人想起三月春暖，江面上的絲竹聲。

外面突然就下起了雨來，啪嗒啪嗒的敲在屋簷上，此時窗還開著，冷風迅速灌了進來。

陳瑩渾身一顫，鬆開捏住男人胳膊的手，她落在鬆軟的被子上，青絲鋪開，好像鴉色的錦緞。

女人眼眸緊閉，臉頰豔得連芍藥都自愧不如，蕭隱低頭瞧著她，她好似察覺般，將被子拉到自己的臉上去。

蕭隱扯開來親親她的臉頰，「剛才幸好有雨呢。」

陳瑩忍不住啐了一聲。

雨更大了，還打起雷來，轟隆隆的響，然後又是一道光亮劃過天際，劈在庭院裡。

陳瑩有點害怕，臉埋在蕭隱的胸口，他沒有穿衣服，胸膛摸上去極為結實。她看著窗外道：「好

端端的竟下雨了，我們出去時，太陽還很大呢。」

「雷陣雨，一會兒便停了。」他輕撫她的髮絲，「妳怕這個嗎？」

她其實也不是很怕，只不過蕭隱就在身邊，突地就有了一種依賴感，想想也奇怪，原本對他沒多少好感，可嫁給他之後，好像一切都不一樣了。

她抬頭看著蕭隱，道：「我要是怕的話，每回有雷雨時，王爺都會陪在我的身邊嗎？」

聲音柔柔的，帶著一點兒撒嬌之感，蕭隱笑笑的道：「像現在這樣，當然可以。」

他把她摟在懷裡，好像這是世上最讓人覺得溫暖的方式。

陳瑩把頭擱在他肩頭上，嘴角翹了起來，這男人與先前認識的樣子很是不同了，或許他真的能做一個好丈夫呢。

兩個人正柔情密意，隔著屏風，外頭卻響起敲門聲。

「這會兒還有人敢打擾嗎？」陳瑩好奇，「王爺是准許誰有那麼大的膽子了？」

「定是柳玉榮，我讓他盯著齊月。」知己知彼，要置齊月於死地，自然要清楚她做的任何事情。

蕭隱鬆開人，起身走下床來。

陳瑩原本也惦記著這事兒，連忙穿衣服。

蕭隱走過去打開門，柳玉榮躬身稟告道：「齊姑娘像是生病了，請了大夫，但奇怪的是，竟然沒有請他們齊家慣用的周大夫，而是請了玉和堂的朱大夫。」

玉和堂這家醫館在京都實在算不得有名，齊家的人怎麼也不可能去請，蕭隱心想，恐怕定是有什麼隱情。他眯了眯眼眸，「你把那朱大夫抓了，問個清楚！」

翠羽一直等在齊家，她奉了命要見齊月，誰料齊夫人左擋右擋的，又說齊月不舒服，她不好空手而歸，便在外間等著。

齊夫人坐立不安，笑道：「沒什麼大病，她就是胃口不好，不用驚動到太醫的，妳還是回宮去吧，省得娘娘等得著急。」

翠羽淡淡道：「您還是讓我看一眼齊姑娘吧。」

她這是不見人不走了，齊夫人沒辦法，只好請她進去。

齊月躺在床上，臉孔白白的，但算不上瘦，瞧見翠羽，掙扎著起來笑道：「真是讓姑姑擔心了，還派妳過來，妳瞧吧，我好好的沒什麼事兒，就是胃難受，怕是吹到風著涼了，妳回去告訴姑姑一聲，等我好了就會去看她的。」

翠羽打量她一眼，「既然如此，望姑娘能早日康復。」

她正要走，誰料見到齊月突然閉緊了嘴巴，她覺得有些奇怪，就見齊夫人過來請她出去。

但齊月並沒有來得及忍住，哇的一聲吐了出來。

旁邊的丫鬟眼疾手快，拿起床前的痰盂就接住了。

酸臭味盈滿了整個房間，翠羽在宮裡不比一般的小宮人，乃是惠妃的心腹，平日都有小宮人伺候她，此番真有些吃不消，掩住鼻子就退出去。

「所以我才沒想讓妳進來，她胃裡翻騰著呢。」齊夫人道：「等調理幾日才會好。」

翠羽點點頭，告辭走了。

齊夫人見沒有人影了，才又走到裡頭，一把將門關了起來。

齊月正低聲的哭。

那樣子很是可憐，齊夫人又心軟了，柔聲道：「等會兒讓朱大夫看看，算起來他是妳的表叔，怎麼也比外人要親近的多，妳不要害怕，不管如何，為娘都不會不管妳的。」

聞言，齊月更是哭得厲害了。

而柳玉榮一直守在齊家大門的不遠處，只見朱大夫進去了許久都沒出來，他便伏在牆頭，一動不動，好像隻潛藏的大鷹，哪怕還下著雨。

不知不覺，天便黑了，此時只聽咯吱一聲，齊家的大門打開，朱大夫手裡提著盞燈籠，慢悠悠地走出來。

他腰間掛著一個荷包，好像比進去之前墜得下了些，想必是得了不少銀子。

柳玉榮摸摸鼻子，輕輕躍下牆頭，跟在朱大夫身後，等到了僻靜處，他悄無聲息走到朱大夫身後，朝著朱大夫的脖頸猛地一擊，他整個人立時就軟倒了下來。

柳玉榮一隻手接住燈籠，一隻手把朱大夫一夾就拖走了。

小巷子還是靜悄悄的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

雨果然很快就停了，陳瑩坐在海棠高背椅上看她的嫁妝單子，這些多數都是老夫人置辦的，母親的只有很少一些，但她格外珍視，讓石燕使人挪到單獨的庫房，好好的擺起來。

父親去世之後，他們又搬了出來，便沒有什麼根基了，往後這些就都是他們陳家大房的祖傳之物。

她希望從陳佑開始，讓他們的家族繁榮起來。

彩雲見她聚精會神的都忘了時辰，上來提醒道：「王妃，是不是該讓廚房準備晚膳了？」

陳瑩抬頭一看，可不是要用晚膳了嗎，又想蕭月蘭心情不佳，恐怕叫來並不合適，便道：「那備膳吧。」

陳瑩捏捏眉心，她並不知蕭隱的喜好，也不知該叫什麼菜。或許可以問問外面的小廝，可這樣有點兒不夠誠心，他今日可是說以後打雷都要陪她了呢。

禮尚往來，她左思右想，想到去年端午在遊舫上，擺在案几上的幾個小菜應該是他喜歡吃的，便挑了認識的菜道：「做個金玉羹、白片雞，再一個瓶兒菜。」

彩雲領命，快步走了。

等到天暗了，陳瑩就早早來到東側間，這裡比起臥房更寬大了一些，正中間是個紫檀木雕紋的八仙桌，左右放著四張官帽椅，看著油光水亮，漆上得十分之好。

東邊掛著一幅猛虎畫，眼似銅鈴，恍若要撲過來，下方是個雲紋的翹頭條几，放著個玉石花插。

不過花插上並沒有花，陳瑩心想，許是蕭隱吩咐的，但她明兒就要摘一些花來插上去，要是他說不喜歡，她就不理他。

想到蕭隱也許會道歉的樣子，她抿嘴一笑。

過了一會兒，蕭隱就來了。

陳瑩請他坐下，「早上才聽說郭憲在浙江，怎麼這會兒就來見王爺了呢？」

他們正在說朱大夫的事情，便聽下人來說郭大人求見，這一見，蕭隱就一直在書房沒有出來，她後來便去看嫁妝了。

「妳以為郭家除了郭憲就沒有別人了嗎？」蕭隱笑道：「來的是郭憲的弟弟，他聽皇上要起復郭憲，來向本王道謝的，本王便與他說了些倭寇的事情，他過幾日就要去浙江。」

陳瑩點點頭，「那郭憲過去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，該不會真的一敗塗地吧？」

「如此也正常，畢竟他那時候第一次遭遇倭寇，用錯了法子便是全軍覆沒。」

「王爺便沒有錯過嗎？」他可是打了十年的仗。

蕭隱挑眉，「本王？」他笑了笑，「本王自小就熟讀兵書，怎會犯錯？要錯也是小錯，我可從來不會孤注一擲。」

像郭憲當時的錯誤他是不會犯的，因為不管是祖父還是父親，從小就都教導他，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，要想克敵，必要因敵而動。

他絕不會沒有弄清倭寇的戰術便冒然出兵，不過郭憲已經受到教訓了，這些年他因為失敗、因死去的兵士，遭受了許多的折磨，而哀兵必勝。

沒看出來他竟是那麼謹慎的人，陳瑩笑道：「王爺如此厲害，我便獎賞你個雞片吧。」說完，她夾了一片起來放到蕭隱嘴邊。

女人的手好似美玉，手指略翹起來如盛開的玉蘭，便是這東西不是什麼好的，他都要一口吃了。蕭隱吞下去後道：「這是妳讓廚房做的嗎？」

雞片很是肥美，入口即化，是他喜歡吃的。

「是啊。」陳瑩笑道：「我在遊舫上見你吃過這個，應該沒有弄錯吧？」

那時候，她不是很討厭自己嗎，怎麼還會注意到這些，許是她也自欺欺人了？蕭隱心頭高興，連吃了好幾塊。

陳瑩見狀，又命人端了些酒來，蕭隱也不推卻，喝了兩三盅。

這時候，柳玉榮來了。

蕭隱道：「查到什麼了？」示意屋裡的奴婢都退出去後，便讓人過來回話。

柳玉榮走進來，有些猶豫，低頭在蕭隱耳邊說了幾個字。

蕭隱的臉色一下變得十分陰沉，而陳瑩聽見柳玉榮的話，手頭筷子竟是沒有拿住，一下落在八仙桌上。

她怎麼都沒有料到，齊月竟是有喜了！

她以為齊月喜歡趙括，所以才會怨恨蕭月蘭，但她有喜了……難道這孩子是趙括的不成？陳瑩有點不敢相信。

若不是趙括的又會是誰的呢？畢竟齊月喜歡趙括，她總不會與別的男人私通吧？陳瑩眉頭擰了擰。

柳玉榮繼續道：「朱大夫是齊夫人的遠方表親，難怪齊家會請他去。」

怕蕭隱發作，陳瑩一直盯著他，卻見蕭隱也沒有真的暴怒起來。

他淡淡的問：「朱大夫可說，齊月是何時懷的孩子？」

「應是八月下旬。」

那個月趙括將將治水回來，帶了許多的禮物給蕭月蘭，他當時還覺得是趙括的一片心意……看來沒多久趙括就讓齊月懷了孩子。

是了，又怎麼不會是他呢？柳玉榮一直盯著齊月，這些日子，齊月除了去過宮裡便沒有去別的地方，也沒見有什麼年輕公子進出齊家，那個人不是趙括又是誰？

蕭隱手上的一個白瓷碗被捏得碎裂開來。

柳玉榮見狀道：「王爺，是否要屬下……」

「你先下去。」

柳玉榮應聲告退。

蕭隱鬆開手，掌心沾著的瓷粉落在八仙桌上，像雪白的冰霜一樣。

陳瑩看他這等舉動，倒是有點兒不敢同他說話，若是別的男人，這不關蕭家的事情，蕭隱絕不會如此反應。她一時間也不知該說什麼，總不能提趙括火上澆油吧？這種時候最該做的就是冷靜下來，好好的謀個計策。

現在看來，趙括是一邊同齊月私通一邊又討好蕭月蘭，他這般處心積慮的隱藏，為的是什麼呢？陳瑩越想越是心寒，手指緊緊捏成了拳頭。

「吃飯吧，都涼了。」蕭隱忽地道：「妳剛才就吃了幾口吧？」

可她哪裡還有胃口？陳瑩心想，虧得她以前還覺得趙括對蕭月蘭情深意重呢，如今只覺得噁心，幸好她那小姑子不用嫁給他了！

雖然這麼想，不過她並不想讓氣氛越發的沉重，便給蕭隱倒了一盅酒，然後道：「王爺也再喝點兒。」

兩人繼續低頭吃飯，誰也沒有再說話。

陳瑩倒是希望蕭隱能在飯後主動提一下怎麼處置趙括的事情，然而他逕自就出去了。

比起自己，蕭隱的心情定是更壞的，他一向驕傲自大，哪裡想到會有被騙的一天？他原本可是要把蕭月蘭嫁予趙括的，要不是她提起，或者這樁喜事就成了。

回想起來，他只怕是又怒又悔，不用說，定是對趙括也恨透了，也許他是需要時間，需要一個地方去好好想想。

想著，陳瑩便也不去打擾。

翠羽回到宮中，聽說惠妃問過別的宮人了，生怕她等得急，便疾步回了殿中。

「怎麼去了那麼久？」惠妃心情正不好，見人回來，眉頭一挑，不滿的道：「妳莫非還去了別的地方不成？」

「奴婢可不敢，奴婢一直在齊家呢！」翠羽跪下來稟告道：「是齊夫人一直攔著奴婢，說齊姑娘不舒服，不太方便見外人，奴婢便等著不走，齊夫人沒有辦法，才讓奴婢瞧了瞧。」

聽著真是有些奇怪，她派翠羽去是關心齊月，照理說她那大嫂應該歡迎至極，或是讓太醫看一看，怎麼還有攔著人的道理？惠妃想不明白，問道：「月兒怎麼樣？」

「瞧著精神不錯，就是胃口不好，聽說沒好好吃飯，奴婢去看的時候還吐了一回呢。」想到床前小丫鬟熟練的舉動，翠羽添了一句，「怕是吐得厲害了些。」

惠妃眉頭擰了擰，只知道齊月容易感染風寒，倒不知她還脾胃不好，這孩子從來都很能吃的，到底怎麼回事？她道：「妳明兒請了徐太醫一起去看。」

她的至親就一個哥哥，長輩們看不起他們是庶出，百般的刁難，她同哥哥相依為命，便是把

齊月也當半個女兒看待，齊月又聽話，她對她自然也是有幾分真心。

翠羽答應一聲。

惠妃擺擺手讓她退下，閉起眼睛想歇息會兒，可不知為何，竟是一直想起文德殿的事情。

她自從生下趙括，一生的心願便是讓他當上太子，幸好趙軒寵愛她，她這些年又不遺餘力的討得蕭氏歡心，甚至不惜讓趙括去陪著蕭氏，就是想讓趙括這太子做得輕鬆些。

而蕭家地位不可撼動，蕭隱在邊疆又屢立奇功，她便想讓趙括娶蕭月蘭，只要他做了蕭家的姑爺，蕭隱看在這情分上，將來定會把兵權歸還給趙括。

只要這樁事情辦成了，趙括往後的路就是通天路。

可在這緊要關頭，蕭家竟然反悔，她如何能平心靜氣？就差這一步了！

也許她該去見見蕭月蘭，蕭月蘭只是個單純的小姑娘，趙括待她那麼好，救過她的命，她就真的那麼狠心嗎？這實在不容易讓人相信。

想到這，惠妃的嘴角露出一絲冷笑。

第三十九章 醜事被揭露

惠妃沒有想到，趙軒已經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。

第二日趙軒召見趙括，想提一下這事，不過他向來心軟，不是那等果斷的性子，話到嘴邊又轉彎了。

「你上回治水有功，周大人幾位提起你來，仍是稱讚不已……或許明年你去滇南看看，那裡總是鬧旱災，朕對此是束手無策！」

滇南那麼遠，來回一趟可是要花半年的時間，趙括笑道：「兒臣倒是十分想幫父皇的忙，可兒臣的婚事……原先聽父皇母后說，是要定在明年開春的。」

果真是惦记著這樁事，趙軒心頭苦澀，怕這兒子癡情，他打趣道：「你又不是姑娘家，還急著成親嗎？你看隱兒，這麼晚成親不也挺好的，難道你去半年，月蘭就能跑了不成？」

他心想把兒子哄到遠方，一年半載的時間，感情或許就淡下來了，到時候再提，就不會那麼傷心。

趙括道：「看來父皇很是著急，那不如讓兒臣……」他略略低頭，「早些迎娶蕭姑娘便是了。」

雖然蕭月蘭不喜歡他，可這些年他在她身上傾注了多少的心血？他也許有些不甘，但該做的還是要做，他怎麼會不知道蕭家的重要？

一開始是他年少，母妃耳提面命，他不敢不聽，但他漸漸大了，見識多了，他便知道母妃的高瞻遠矚，而今蕭隱也信任他，正是最好的時機。

且蕭月蘭再如何也只是姑娘家，等她嫁給自己並委身於他後，她還能看不上自己嗎？她這個人都是他的了！將來，還不是由著他？

多拖時間也是一種折磨，長痛不如短痛。

聞言，趙軒怔了怔。

他實在沒想到兒子竟然會提出這種要求，兒子向來內斂，現今卻如此著急，怕是真對蕭月蘭喜歡得緊了，這要他怎麼說呢？

趙軒是真不想傷害這個兒子，他輕咳一聲，道：「此事，朕再同你母后商量商量。」

趙軒的神色有些古怪，更有種說不出的感覺，趙括看在眼裡，把剛才的對話仔細想了一遍，眉頭忽地擰了起來。

難道父皇是不想他娶蕭月蘭嗎？

正思忖間，見殿門口一個黃門探頭探腦，好像是有十分要緊的事情，他便忙向趙軒告退了。那黃門是他的心腹福安，見到趙括出來，便跟著走到僻靜的地方。

「我正同父皇說話呢，你到底有什麼事情，這麼著急？」

趙括原本有滿腹的疑惑要向趙軒詢問，或許能找到緣由，誰想到被福安打擾。

福安低頭道：「奴才剛才聽出宮的一個小黃門說，齊家出事了。」他頓一頓，「朱太太狀告齊家謀害人命，說朱大夫昨晚被他們齊家的人餵了毒藥，回去後就昏迷在家門口……」

趙括怔了怔，「朱大夫，是齊夫人的那個表親嗎？他昨晚去了齊家？」

「是。」福安對下面要說的話很是惶恐，聲音越發小了，「朱太太說昨日朱大夫是去給齊姑娘看病的，齊姑娘與人私通，懷了孩子，齊家生怕朱大夫胡說八道，便想殺了朱大夫滅口，而今朱太太便是不管不顧的要告齊家，要他們賠償。」

趙括渾身一震。

而惠妃聽說趙軒召見兒子，心頭擔心，便尋過來想問一問，遠遠就看見趙括和福安在說話，她走過去笑道：「殿下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趙括抬起頭看過去，臉色發白。

她還是第一次看到兒子露出這種神情，惠妃以為趙括知道了，十分的焦急，她叫福安退下，與趙括輕聲道：「是不是皇上說了蕭姑娘的事情了？」

趙括如今有些魂不守舍，話都沒有聽清楚，下意識的點了點頭。

惠妃心頭一跳，「他真的說了嗎？括兒，你可不要答應，皇上多麼疼你，只要你多求求他，他自會將蕭月蘭賜婚予你的，到時候蕭家又能如何？我就不信豫王還能忤逆了皇上的聖命！再說，退一步，月蘭對你也不是毫無感情……」

趙括耳邊嗡嗡作響，「妳是在說，蕭家悔婚了嗎？蕭月蘭親口說不肯嫁給我了嗎？」

今天到底是什麼日子？！

惠妃見他失魂落魄反問的樣子，才發現原來他竟不知此事。

自己一時說漏了嘴，她有些懊悔，不過這件事情趙括很快就會知道，又瞞著做什麼呢，這種時候他們母子兩個應該同心才好。

「蕭家是有這個意思，不過皇上既然沒有同你說，便還有轉圜的餘地。」惠妃在趙括手臂上拍了拍，「蕭家除了你，難道還能找到更好的姑爺嗎？也許是蕭家一時昏了頭！」

趙括眼眸眯了眯，什麼昏頭，蕭月蘭原本就是不情不願，她之所以答應，一是因蕭氏撮合，二是因自己對她的恩情，至於蕭家，沒有長輩在，蕭隱又常年在邊疆，最後還不是蕭氏做主？蕭隱這個人又不拘小節，哪裡會去干涉他妹妹的婚事？

所以，到底是為什麼突然悔婚了？憑著蕭月蘭的性子，應是不會的，而蕭氏一心盼望他們成親，也不該會……那是蕭隱嗎？

他發現了什麼？

趙括心神不寧，加之齊家的事情，便不願再同惠妃多說話，只匆忙道：「我現在有事兒，這些稍後再說吧。」

他迅速告辭，轉身走了。

惠妃氣急的望著兒子的背影，還有什麼事能比得上這個重要嗎？他娶不成蕭月蘭，蕭家便一

直是個威脅，偏偏趙軒還把蕭隱這頭猛虎養在身邊，委以重任。

而今蕭隱又娶了陳瑩，陳懷安又是趙軒看重的，朝中還有誰能對付得了他？萬一有一天，蕭隱有什麼企圖，就好比蕭老將軍那樣撼動了原本太子的地位，他們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！

惠妃咬一咬牙，並不想任由趙括糊塗下去，她打算再與他談一談。

就在這時，翠羽尋了過來，滿臉焦急的道：「娘娘，奴婢同徐太醫去齊家，才知道出事情了，刑部堂官派衙役去齊家，請齊大人去刑部衙門呢，說朱家告齊家謀害人命！」

惠妃一怔，「妳是不是弄錯了？」她哥哥可是工部左侍郎，誰敢胡亂狀告齊家？她喝道：「哪個朱家，這麼大的膽子？！」

「是住在小西街的朱家，齊夫人的遠房表親。」

「什麼？」惠妃擰起眉，怒道：「是那個朱家？他們瘋了嗎，齊家出事對他們有什麼好處？是朱啟文告的狀嗎？」

「不是，是朱太太，聽說朱大夫一直昏迷不醒，外面謠傳……」翠羽支支吾吾。

惠妃哪裡有耐性等，斥責道：「還不快同我說個清楚？！」

「娘娘，奴婢也不知是真是假，只是聽說朱太太告齊家，是因為朱大夫昨日去齊家給齊姑娘看病，說齊姑娘這是有喜了，朱家便要殺人滅口。」

惠妃目瞪口呆。

齊月有喜了？這怎麼可能？

可下一刻她又不得不相信了，因為齊家向來同她關係親密，不管有什麼事情都會告知一聲，若齊家有難，怎麼會不請她幫忙呢？

還有昨日，她派了翠羽去探望齊月，齊夫人也是反應古怪，齊月又是嘔吐不止……自己生過孩子，現在哪裡會不知是什麼原因？

惠妃眼前一陣發黑，身子搖搖欲墜，險些暈倒，翠羽連忙扶住她。

惠妃閉起眼睛，長長歎了一口氣。

那時候她見蕭月蘭長住宮裡，便讓齊月同她做姊妹，小姑娘起初是有些不情不願的，但後來漸漸長大了卻越發聽話，她以為是齊家教導有方，更是喜歡齊月，誰想到竟是有別的原因。難怪上個月齊月染病，她想讓太醫看一看，讓她好好歇著，齊月卻不知跑哪裡去了，後來還是趙括送她回來的……

原來自己也有被蒙在鼓裡的時候！

惠妃低聲道：「妳把明公公請去明玉殿。」

翠羽點點頭，叫另外一個宮人來扶惠妃，她則快步走遠了。

明玉殿原先也很熱鬧，當年是徐婉儀住的地方，她溫良和善，頗得趙軒喜歡，誰料到後來失心瘋要去謀害蕭氏，最後丟了自己的命，此後這座宮殿便荒廢了，如今附近雜草叢生，小黃門與宮人們都不願接近，都是繞路而行。

惠妃立在殿門口，手撫在斑駁的石牆上，想到徐婉儀的樣子、想到她過去服侍皇太后時的盡心，眉宇間便露出一抹嘲諷。

在這世上，真心恐怕是沒有太多用處的。

「惠妃娘娘。」明安站在不遠處道：「不知娘娘有何事要見奴才？」

惠妃轉過身，面對著明安，歎口氣道：「原本無事是絕不敢勞煩公公的。」

惠妃選在這個地方……明安眼眸眯了眯，淡淡道：「娘娘是因為齊家姑娘的事情吧？」

「公公果然神通廣大。」惠妃往前走了幾步，「也難怪外面提到公公的名字，都是如雷貫耳，如今我齊家蒙不白之冤，遭人陷害，更有甚者弄得謠言遍地……」

明安從小就服侍皇太后，同皇太后一起將趙軒送到了龍椅上，故而趙軒登基之後就將明安升為執筆太監。

這些年，他的勢力從宮內擴展到了宮外，但卻是潤物細無聲，許多人都沒有察覺，因他不惹是非，很多時候都站在一個公平的位置，不偏不倚。

這樣的人，這種時候，惠妃自然是要他伸手幫忙的，她可不想因齊月的事情讓趙軒對趙括從此生了成見。

寥寥幾句話，明安已經明白了，他笑一笑，「這倒是不難，只要齊家配合，不過齊姑娘……」他低頭擺弄了下手腕上的佛珠，「娘娘可知道映紅這個宮人？」

「映紅？」惠妃眉頭一挑，「我自然知道，原先是服侍月兒的，後來跟著去了蕭家。」

「但娘娘恐怕不知道另外一件事兒，映紅去了蕭家，死了。」明安挑眉道：「那日蕭姑娘在雲縣落水，聽聞豫王懷疑有人謀害，結果不到兩天映紅就自絕身亡。」

他慢條斯理的道：「映紅年幼時被人栽贓偷竊，差點被斷手斷腳，後來是齊姑娘救了她，而今死了，也是還了個人情吧。」

惠妃臉色頓時變了，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奴才不曾說什麼，只是些聽來的消息罷了。」明安淡淡道：「娘娘放心，畢竟太后娘娘臨走時便叮囑奴才，一定要照看好太子殿下，該做的，奴才自然會做。」說完，他告辭而去。

惠妃震驚非常，她實在沒有想到齊月竟然還會想害死蕭月蘭，如此說來，她是一早就想要取代蕭月蘭了，只是這個蠢貨，她以為自己是誰？

她能比得上蕭月蘭背後所代表的勢力嗎？

惠妃十分生氣，想到齊月過去的種種行為，原來是個白眼狼，不知顧全大局，還去勾引自己的兒子，弄得他們現在的處境如此危險。

要是趙軒知道趙括同齊月私通，甚至有了孩子他會怎麼想？她前日還同他說趙括很喜歡蕭月蘭呢，趙軒知道真相後會如何看待他們母子兩個？他可不止趙括一個兒子，他還有兩個兒子分別在湖州、嘉州做藩王，他們絕不會安分的！

另外，蕭隱知道了又會如何？

那個可怕的年輕男人，指不定會想殺了趙括！

現下處境真正是四面楚歌！

惠妃面色鐵青，扶著宮人的手疾步走了回去。

外頭事情鬧成這樣，陳瑩哪裡有不知的，只是蕭隱一整日都沒有出現，等到他出現時，他們已經要回門了。

幸好陳瑩早已準備好東西，不過看到蕭隱出現還是忍不住想抱怨，她是想給蕭隱時間，結果這男人也太不像話了，去哪裡她一點都不知道。

雖然事情做得漂亮，但她沒有參與到，自然不高興，陳瑩輕哼一聲道：「王爺要是再不回來，

我就把王府的東西都搬到娘家去！」

看她嬌嗔，蕭隱笑了笑，「怎麼了，生氣了？」

陳瑩別過頭。

知曉自己過分了些，蕭隱將她抱在腿上，硬是掰過臉親了親，才道：「妳將王府的東西都搬走好了，本王絕不會責怪妳。」

這麼多，她能放到哪裡去？何況陳瑩又不是真的想要，她咬一咬嘴唇，道：「王爺到底去哪裡了？」

「擔心我嗎？」他的手指在她臉頰上輕撫。

陳瑩正氣著呢，本不想說是，可想到蕭隱定也受了折磨，雖然這件事情不能全怪他，畢竟這些年他都在邊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哪裡曉得趙括會如此無恥？這個人也真的裝得太好了，要不是齊月那邊暴露了，她也是全然不知的。

陳瑩輕聲道：「我晚上都沒有睡好。」

這話倒也不假，尤其是昨日下午得知此事，又看到蕭月蘭，她幾乎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她不忍心告訴蕭月蘭實情，最後仍選擇欺騙她，只說是外面謠傳的。

蕭隱低頭吻了吻她的唇，「現在妳可以睡個好覺了。」

馬車微微的顛簸了下，但是他坐得很穩，陳瑩摟住蕭隱的脖子，撒嬌道：「那我真睡了？」

「睡吧，到陳家我會喊妳的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陳瑩卻抬起頭，「朱大夫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讓柳玉榮餵他吃藥了？吃的什麼藥，會不會很快就醒呢？」

「不會，總是要過上七、八日的。」

「那朱太太怎麼會願意告齊家呢？」

聽她一句句的問，蕭隱將她的頭按在自己懷裡，「妳先睡會兒，等睡飽了，我與妳好好講。」

聽到這話，陳瑩高興了，兩隻手環住他的腰，臉靠在他的胸口。

一天多沒有見他，莫名的，還真有些想念了……

她嘴角翹了翹，閉上眼睛。

第四十章 守株待兔

豫王妃回門，陳老夫人早早就讓下人在垂花門口等著迎接，廚房那裡也備了許多的山珍海味，聽到他們來了，老人家極為歡喜，都站到了庭院裡去等。

呂氏也立在旁邊，牽著陳佑。

陳佑笑嘻嘻的道：「娘，姊姊說今日我能跟著姊姊一起去王府！」

見孩子十分興奮，想到他這幾日蔫蔫的沒有精神，知曉他不習慣陳瑩不在身邊，呂氏便沒有責備他，只叮囑道：「既然你姊姊讓你去，你便去幾日，不過記得千萬不要給她添麻煩，如今她可是王妃了，不像以前，知道嗎？她有許多事情要忙的。」

「知道了，娘，我會幫姊姊的，絕不搗亂！」陳佑搖一搖呂氏的手，「姊夫也答應說要教我射箭的呢。」

呂氏聞言笑起來。

遠遠的，眾人就看到蕭隱與陳瑩走過來了，男人是一身墨紫的錦袍，頭戴金冠，腰懸寶劍，威風凜凜。

陳瑩是很高軀的，可站在他身邊都顯得嬌小。她穿著一件盤錦鑲花的緋紅薄緞襖，下著淡紫色月華裙，因為天冷，肩頭披著件狐裘，毛色雪白，襯得她五官豔麗非凡。

她正側頭同蕭隱說著話，嘴角滿是笑意。

看兩人親親密密的模樣，呂氏一下子放了心。

陳老夫人笑道：「瞧瞧妳，當真是王妃了，我都不敢相認！」

「祖母您又在說笑了，我可沒有變。」

「怎麼沒有變，妳這樣子活脫脫是仙子駕臨，踏著彩雲下凡的。」陳老夫人拉著陳瑩的手，笑得闔不攏嘴，「三日不見，更是好看了，定是王爺的功勞。」她看向蕭隱，「王爺，多虧你了，往後我們瑩瑩還得要你多多照顧。」

蕭隱微微一笑，「應該的。」

陳老夫人請他們坐下，「今日不巧不是休沐日，我等會兒使人去同懷安說一聲，讓他午時趕回來。」

「這也不必，不過用頓飯罷了，我與陳大人在衙門時常會見到，不用拘泥於這一次。」

陳老夫人自然是希望兒子同蕭隱多親近親近，不過聽蕭隱如此說便罷了，確實，兩家都已經聯姻了，還在乎一頓飯的時間嗎？他們有得是機會。

陳佑記掛著那件事，悄悄的與陳瑩說話，「姊姊，等會兒我是不是可以同妳回去王府呀？」

陳瑩笑道：「當然可以了！」

陳敏偷聽見了，立刻叫道：「我也要去！」

她聲音大，陳老夫人眉頭頓時擰了起來，訓斥道：「沒有規矩，佑兒是小孩子，跟著去玩一玩沒什麼，妳都多大了，還胡說八道？」

陳敏撇撇嘴，心想，她只是想看看堂姊做王妃的派頭嘛，上回去王府，她們都是客人，現在不一樣，堂姊可是主人家了。

「過幾日我自然會請你們一起來玩。」陳瑩拍拍她的手，「妳不要著急。」她好一陣子沒看到袁氏，今日回門又不見人影，倒是有些好奇這個人如何了，便裝作關切的樣子問道：「怎麼，孀娘的病還沒有好嗎？」

陳敏面露憂色，搖搖頭道：「大夫說還得要調理一下。」

其實大夫也說不出所以然，就是含含糊糊的。

陳老夫人已經猜到一些了，定是因為陳懷安的原因，袁氏覺得丟面子便一直裝病，不然哪裡會總不好呢？可這也太過了，丈夫不願意親近，她就不能自個兒主動些嗎？她把事情樣樣都做好了，也許兒子會回頭的。

光這樣躺著有什麼用？

陳老夫人道：「妳不用擔心妳孀娘，她過陣子自會好的，倒是妳自己，要當心自己的身體，妳而今不是姑娘家了，既要照顧自己，還要照顧好王爺才是。」

這是提醒她做好妻子的本分，陳瑩笑著點點頭。

雖然蕭隱說不必請陳懷安專門回來，但他在午時的時候還是趕回來了，一家人用了豐盛的午膳，席上歡聲笑語。

陳敏偷偷與陳瑩說，這幾日上門來向陳靜提親的人數不勝數，祖母都挑得眼花。

陳靜聽到這話，滿臉通紅，恨不得躲起來才好。

虧得陳敏一點兒不覺得哪裡不對，竟然還讓陳瑩也幫著選一選。

陳瑩哭笑不得，「我與妳們同輩，怎麼選？自有祖母、叔父在的。再說，心急吃不了熱豆腐，得慢慢挑呢。」

吃完飯，女人們繼續說著些瑣事，陳懷安便請蕭隱去書房坐坐。

「昨日有奏疏彈劾王爺擁兵自重，」陳懷安淡淡道：「前幾日也有人提起這事兒，說而今太平盛世，還將皇上比成文宗帝。」

文宗帝時期也有個蕭隱一樣的武將，被封信國公，文宗帝對他極為信任，事事依賴，後來信國公造反，雖然不曾成功，卻也弄得烽煙四起、民不聊生，造成了巨大的損失，可見這話何其誅心。

蕭隱嗤笑一聲，「本王倒是想交兵權，奈何皇上不要。」

陳懷安眉頭微微挑了挑，「王爺真去說了？」

「是。」蕭隱原先並不把兵權看得很重，這些年只是為家仇、為國仇、為整個家族的榮耀，才十年如一日的駐守邊疆，而今無仗可打，他還嫌瑣事繁多呢。

不過出了趙括這樁事……他轉一轉手裡的茶盅，「不過，那也是八月時的事情了。」

與陳懷安想的一樣，趙軒多半是不會接受的，只是他當初建議蕭隱這麼做是為表示一個態度，趙軒性子軟弱，當初要是沒有皇太后在背後撐著，只怕早就被二皇子奪去了太子之位，後來趙軒與蕭家聯姻，得到更多的支援，趙軒這些年便很依賴蕭家。

但帝王心思難測，陳懷安也是想藉著蕭隱試試趙軒，他手指在案几上敲擊了幾下，「那些奏疏……依我看，怕是同榮安伯不無關係。」

高綸是蕭老王爺的麾下，又是親戚，對蕭家再熟悉不過，他要做文章自然容易，但趙軒若輕易就相信這種話，當初蕭隱一回到京都，只怕就要被收回兵權了，更別說還讓他掌權，監察天下百官。

蕭隱不屑的笑了笑。

見他並沒有放在心上，陳懷安道：「王爺而今成親了，是不是很快就要喜上加喜，輪到蕭姑娘了？」

聽到這話，蕭隱面色有些變化，畢竟趙括做的事實在給蕭家臉上抹黑，他是有點難堪，不過齊家的事情一出，早晚都要暴露，他心想，要把這些人一網打盡，總得付出些代價，面子可不能放在第一了。

於是蕭隱冷笑了聲，「這樁婚事怕是要取消了。」

陳懷安吃了一驚，「發生什麼事情了嗎？」

「趙括不忠不義，我不能讓妹妹嫁給他。」他直接就道出了趙括做的錯事。

陳懷安聽完，半晌回不過神，因為實在太過突然了！

蕭家在梁國一直都是舉足輕重的存在，而從蕭老將軍開始，更是進一步的影響到皇族，像趙括娶蕭月蘭就多半是為鞏固自己的地位，這至少會讓兩者暫時的維持一個平衡，結果……

陳懷安捏了捏眉心，「那齊家的事情定是出自王爺之手了？」

真是個聰明人，蕭隱淡淡道：「她是咎由自取。」

齊月算是完了，不過趙括與齊月合謀欺瞞蕭家，以蕭隱的性子定是不會饒恕，陳懷安心想，梁國只怕要掀起腥風血雨了，這比他曾擔心的時機要早得多！

兩人一直待在書房，到申時才出來。

而陳瑩雖然同陳老夫人、呂氏還有小輩們說得歡快，但心裡卻惦記著齊家的事情，來之前蕭隱說要告訴她，結果她睡著了，直到到了陳家他才喚醒她，之後更是壓根兒什麼都沒提。

故而等到回了王府，將陳佑先安置好之後，她就拉住蕭隱不放。

「這事也不是多難，將朱大夫送到門口，借他的手劃幾個字提醒一下便是了，且朱太太馬氏性子衝動，她對齊夫人多有不滿，幾年前他們馬家一個親戚犯了事情，她去求齊夫人，齊夫人沒有相幫，而今一有事卻想到了朱大夫。」

再有人挑撥幾句，朱太太自然就上告了。陳瑩心想，這事果然容易，不過這容易也是建立在對朱家瞭解的情況下吧？大概他這一日就是去調查兩家的情況了。

陳瑩道：「那等朱大夫醒了之後，萬一他澄清事實，也許齊家就能脫了罪？」

蕭隱挑眉，「妳覺得我是想要齊家的人坐牢嗎？」

齊家、齊錫良能不能脫罪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他要的是讓齊月付出代價，或者說是齊月背後的人，這小姑娘從小就與蕭月蘭要好，從年幼時就陪伴左右，而今想起來，大約也是從那時候起，那些人就有欺瞞他們蕭家人的念頭了。

不管是趙括還是惠妃……是的，他想起來了，齊月就是惠妃送去給蕭月蘭作伴的。

聽到這裡，陳瑩還是不知道蕭隱的計畫，她忍不住詢問，「王爺打算後面怎麼做呢？」

「怎麼做？」他淡淡道：「守株待兔。」

那一刻，他眸色冰冷，沒有絲毫的感情，好像要把那些人都送入地獄一樣。

陳瑩雖然也不是什麼心軟的人，可她自問是沒有蕭隱的那種狠絕，不由得心想，這個人，真是不能得罪！

齊夫人實在不明白朱大夫為何會昏迷不醒。

她怕別的大夫靠不住，就算醫術高明，或許嘴也關不嚴，這個時候，最能相信的只有親人，然而她不敢去告訴惠妃。

很早之前她就曉得惠妃的心思，她是要趙括娶蕭月蘭的，而今女兒卻偏偏不聽話，甚至還懷了趙括的兒子，惠妃知曉定然會大發雷霆。

故而她想到了朱大夫，那天她甚至還給了朱大夫承諾，會重金酬謝，誰料第二天朱家就鬧出這麼大的動靜來。

要不是丈夫現在是工部左侍郎，直接被押去衙門也難說。

齊夫人在屋裡急得團團轉，外面傳得沸沸揚揚的，自己女兒的名聲是要全部毀掉了，但更可怕的是，等傳到惠妃耳朵裡，她到時候只怕要來問個清楚。

是不是應該把女兒送到別的地方去？

「娘，爹爹有沒有事？」齊月坐在床頭問齊夫人，哭著道：「都是我連累爹爹了！」

她是一時衝動。

趙括娶蕭月蘭，那是鐵定的事情，她偏不甘心，那日去宮裡假裝病倒，藉機溜出去見趙括，

他當時好像喝了點兒酒，她又情難自禁的撲到他懷裡。

她不想他娶蕭月蘭，不想他每回見著自己都假裝視若無睹，連送件東西都不行，她只能在他給蕭月蘭的禮物裡面挑選。

這種感覺一日比一日難以忍受，那時他要了她，然後讓她服藥，一切跟以前一樣，只是他卻變絕情了，說是馬上要成親，讓她不要再來見他。

這句話實在刺人心，那一刻不知為何，她對他恨之入骨，便沒有服藥。也許是老天同情她，見她年幼時就被姑姑利用，見她喜歡一個男人卻得不到真心，便讓她有了孩子，趙括的孩子，那是將來的皇孫。

事已至此，她怎麼能輕易放棄？齊月一抹眼淚道：「娘，您找個大夫開帖藥吧，反正也不能留下來，我、我可能也不能再留在京都了，您把我送到揚州去，我們家在那裡不是有些田產嗎？」齊夫人聞言放聲大哭。

她拉著齊月的手，抽噎道：「我怎麼捨得真的把妳送走？要不我去求求妳姑姑，妳姑姑定然有辦法，反正太子殿下將來也要納妾的，妳做他的妾室便是了。妳就說……自己病得糊塗了，殿下又喝醉酒才會做錯事情，蕭姑娘不是同妳很要好嗎？她應該會諒解的，妳們在宮裡也能做對好姊妹。」

蕭月蘭這個人，整日都喜歡看佛經，弄得好似已經看破紅塵，可她不喜歡趙括卻又不說，也不知在想什麼。

不過蕭月蘭不聰明是真的，齊月心想，憑著她們的感情，她定然不忍心見自己把孩子拿掉，或者，她甚至會讓出太子妃的位置。

齊月嘴角微微翹了翹。

這邊齊夫人正一籌莫展，另一邊惠妃也頭疼這事該怎麼解決。

剛才趙軒下朝時來見她，開口就提起齊家的事情，問她知不知道內情，她只能裝作不知，說等會兒要派翠羽去看一看。

幸好趙軒並不相信這事，還說要好好懲罰朱太太汗巖齊月的事，因齊月從小也在宮裡長大，趙軒覺得那是個可愛的小姑娘，她怎麼會做出與人私通的事情，他甚至專門派了個人去徹查朱家。

惠妃聽著，一邊欣慰，一邊又覺得當下最緊要的就是要把齊月肚子裡的孩子給弄掉。

那可是實證，到時候被人揭發了，只要讓個大夫一把脈，便是水落石出。

她不敢冒這個險！

「妳去找一下陳太醫，命他熬一碗藥，到時候妳帶去見月兒。」惠妃低聲吩咐翠羽，「妳得看著她喝完，知道嗎？」

怕齊家做事磨蹭，齊夫人不忍心，或者齊月又要什麼心機，她只能獨斷些。

翠羽聽著心頭一震，這會兒才知道外面的傳言竟然是真的，她嚇得腿兒都有點發顫，只是跟著惠妃那麼多年，她很清楚該怎麼做。

陳太醫是她們唯一能相信的大夫，趙括就是在他的保護下一路順利生下來的，翠羽用力點頭，快步走了。

惠妃慢慢坐下來。

她知道這件事情有點殘忍，畢竟齊月肚子裡的孩子是她的孫子或者孫女，可有些時候還得以

大局為重，且也該讓她那個不懂事的侄女兒吸取點教訓！

她想嫁趙括不是不行，但絕不能在這個時候！

惠妃輕輕吁出一口氣，她都忍了多少年才過來的，齊月就忍不得嗎？不過憑著她這行事作風，沒有一點兒章程，就算將來做了妃子，又能鬥得過宮裡其他女人，生下太子嗎？只怕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。

翠羽在陳太醫那裡偷偷拿了藥，便去齊家了。

見到翠羽又來了，齊夫人心頭咯噔一聲，連忙道：「真是勞煩娘娘費心了，又讓妳過來探望，其實也沒什麼……」

「齊夫人。」翠羽淡淡道：「娘娘都知道了，您不必多說。」

齊夫人的臉色一下便得雪白。

翠羽直接就朝齊月的廂房走去。

齊夫人跟在後面，緊張問道：「娘娘可還說了什麼？」

「沒有，娘娘就是讓奴婢來看一看。」翠羽環視四周，吩咐那些丫鬟們，「妳們都退出去吧。」丫鬟們朝齊夫人看看，齊夫人點頭。

翠羽是惠妃的心腹，便是代表了惠妃，而自家老爺能有今日的青雲直上，多數都是因為惠妃，齊夫人心頭還是感激的。

見丫鬟們退下去並帶上門，翠羽就將藥取了出來，屋裡立時充斥了一種刺鼻的味道。

那定不是什麼好藥！齊夫人臉色頓變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是讓齊姑娘喝的，只要齊姑娘喝了，保准什麼事情都沒有了，不管是齊大人還是齊家。」

翠羽又補了一句道：「這藥不難喝。」

齊月也明白了這是什麼意思，渾身忍不住發抖起來。

姑姑就這麼狠心嗎？雖然這孩子對她來說是一場意外，可到底也是趙括的孩子，姑姑竟然那麼快就送來了藥，沒有絲毫的猶豫，可見她根本就沒有考慮別的辦法！

「我去宮裡見一見娘娘。」齊夫人道。

翠羽搖搖頭，「還請齊夫人不要讓奴婢難做，不過是一碗藥，齊姑娘快些喝了吧，奴婢回去也好交代，這是娘娘讓奴婢一定要做好的事情。」

是已經決定好的事情。

齊夫人呼吸困難，她是真不忍心，畢竟齊月打掉了孩子，又不能做趙括的側室，將來婚姻就很困難了，嫁到別人家，很容易就會被發現不是處子。

可趙括怎麼說都是太子，也許還能有機會。

「我還是去見見娘娘，有些話我要同娘娘說！」齊夫人堅持。

翠羽冷笑一聲，「齊夫人，您是不是還不清楚狀況？這件事情要是被皇上知道、被蕭家知道，齊姑娘別說做什麼側室了，齊家能不能保住都難說！請喝下去吧，不然別怪奴婢動手！」

齊夫人渾身一抖，她知道惠妃的能耐，當初在齊家何等難熬，可她一個庶女卻坐到了今日的位置，她心知無望，看向齊月，想要妥協了。

可齊月卻不肯喝，她忍了這麼多年，這一次又如此幸運，她為何要屈服？

然而翠羽得了惠妃的命令，務必要讓齊月聽話，便上前兩步，捏住她的下頷，一把將藥灌入她嘴中。

齊月掙扎不已，衣襟都弄濕了。

翠羽力氣大，還是灌進去七七八八，眼見沒什麼剩餘了，她擦一擦手，與齊夫人道：「妳收拾乾淨吧，奴婢這就回宮了。」

齊夫人心頭氣得不行，什麼話都沒有說。

翠羽拉開門準備走出去，誰料就在這時候，齊月卻慘呼一聲，整個人在床上抽動起來。

齊夫人嚇得連忙上前查看，驚叫道：「月兒，妳怎麼了，月兒？！」

齊月一個字都說不出，血從口中湧出來，瞬間就斃命了。

女兒死在面前，這好像一個噩夢，齊夫人大叫一聲，突然躍起來，一把抓住了翠羽的領子，「妳殺了月兒，妳殺了我女兒！」

Crescent